

無力之結

西藏六年的青春浪漫

一封写给拉萨的情书

一段启迪心灵的朝圣之旅

折射二十世纪最后十年

日光之城的历史变迁

每一丝改变都带着优雅的悲伤

你做好流泪的准备了吗？

王者鯤 著

伸手触摸天空，
徒步丈量圣城。
我们都有自己的路，
自己的归宿。
虽然卑微，
毕竟来过。

血書結

西藏六年的青春浪漫

王者鯤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无尽结/王者鲲著. — 北京: 团结出版社, 2013. 7

ISBN 978 - 7 - 5126 - 1977 - 7

I. ①无… II. ①王…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55742 号

出 版: 团结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 84 号 邮编: 100006)

电 话: (010) 65228880 65244790

网 址: <http://www.tjpress.com>

E-mail: 65244790@163.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紫瑞利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北京紫瑞利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170 × 240 毫米 1/16

印 张: 30.5

字 数: 601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7 月 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7 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 - 7 - 5126 - 1977 - 7/I. 803

定 价: 39.8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无尽结：又称吉祥结、永恒结。是一种交缠不断、无始无终的绳结。佛教中象征无穷无尽的智慧与慈悲。

吉祥结的梵文为“室利鞞鞞”，意为“室利的钟爱之物”。室利即印度教中毗湿奴之妻罗乞什密女神。由于罗乞什密主掌财富和幸运，因此吉祥结也就成了一个吉祥符号。吉祥结既可呈三角形的漩涡状，也可呈垂直的菱形，其四个主要内角则通常挂有环圈。

传说毗湿奴将吉祥结装饰在胸前，表示他内心对其妻无尽的忠诚。

目 录



引 子	\ 1
第一章 初到拉萨	\ 2
第二章 酒肉和尚	\ 52
第三章 生 存	\ 87
第四章 爱 情	\ 165
第五章 商 人	\ 230
第六章 商 场	\ 305
第七章 你方唱罢我登场	\ 348
第八章 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	\ 395
第九章 长虹！长虹！	\ 426
尾 声 那片燃烧的云朵，多像你渐渐消逝的青春	\ 466
后 记	\ 478

引子

献给青春！献给意志和尊严！献给身处逆境而自强不息的自由灵魂！

我想，每个人的一生中，会遇到一个刻骨铭心的人，会走到一个刻骨铭心的地方，会有瞬间刻骨铭心的幸福，会有瞬间刻骨铭心的忧伤。会有瞬间刻骨铭心的宽容，会有瞬间刻骨铭心的仇恨。会有瞬间刻骨铭心的美好，会有瞬间刻骨铭心的卑下……哪怕我们的人生再不幸，我们也会有一丝微弱的灯火在记忆中顽强地闪烁，那么卑微地呼喊：活下去，活下去！

我又想，每个人的人生都应该是意义的！不管生命是长久还是短暂，不管生命是贫穷还是富裕，不管生命是强大还是弱小，不管生命是一帆风顺还是充满荆棘，不管我们走了有多久，有多累！内心深处有一个声音始终在说：我经过了，爱过了！尽管大部分都没有回应，灵魂也会在绝望中微笑，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呼唤：经过了，爱过了！

我还想，我们会在几世的轮回中，几世磨难的沧海桑田中，再次回到母亲的怀抱，再次回到纯净的童年。青梅竹马，两小无猜。我定要在滚滚红尘中将走失的你重新找到，紧紧地拥抱你，过平淡生活，享平常幸福！

我坚信，心存大爱的人必定复活。那时，你定会可怜我，可怜我——用一世的沧桑，换你来生的相伴！

第一章 初到拉萨

终于走到拉萨了，整整半年，六个月的跋涉。站在布达拉宫这个著名的宫殿面前，张扬低头看了看腕上的手表，下午2点，这是1993年9月29日的下午2点钟，普普通通的一天。张扬仰起头，仔细看着这个高大的建筑，没有丝毫的激动。天空万里无云，那蓝得有些发黑的深邃天空坦坦荡荡，像张扬此刻的心情，空旷、寂静、辽远、还有一丝的忧伤，一丝若有若无的惆怅。像早年离家出走的游子回到了故乡，面对亲人，满腹话语却不知从何说起，只是嘿嘿地憨笑着。

街头人不多，车也不多。三三两两的自行车悠悠闲闲地走着。几台老北京212驰过，几台米黄色的老丰田——巡洋舰（当时不知道这是什么车）驰过，甚至还有一些手扶拖拉机突突地喷着黑烟驰过。驾车的藏人吹着口哨，表情陶醉，车斗里的男男女女们唧唧呱呱，大呼小叫，欢声一片。路边停着两辆白色的有些破旧的中巴车，一辆车上的售票员是个藏族小姑娘，一身褐色的藏装，两只大大的眼睛纯净如水，脸上两团“高原红”，左手攥着一把零钱，身子倚在车门边，大声喊着：“堆龙！堆龙！”另一辆车上的售票员是个藏族小伙子，上身穿着一件皱皱巴巴的西服，下身是一条牛仔裤，脚下一双有些脏的白色旅游鞋，也是左手攥着一把零钱，嘴里却喊着：“水泥厂！水泥厂！”

那时的拉萨，总共就两路公共汽车，一路到堆龙德庆县，一路到西郊的水泥厂。车辆破旧，中型面包之类，票价1元，随叫随停，非常方便。

两辆中巴车上下了几位客人，车门一关，开走了。一加速，发动机嘶吼着，尾巴后面喷出一股黑烟。

90年代初的拉萨，简单、纯朴，虽然是首府，城市规模却不大，像内地的小镇。因为地处高原，海拔高，空气的透明度好，万里长空碧空如洗，湛蓝湛蓝的，又使这个城市宁静中透着一股质朴。

欣赏完布达拉宫的雄伟精湛，张扬转过身，朝对面一排简陋的房屋走去，

找到了一家叫做“庄园”的川菜馆。这家川菜馆是张扬走到当雄县时，认识的一个叫浪舟的重庆人介绍的。浪舟其实不是这个重庆人的真实姓名。当时浪舟正在小县城的路边指挥着五六个民工盖房子。远远地看到张扬和另一个摇着三轮车的残疾人走来，就热情地打起了招呼。张扬的一身牛仔衣在一路的风尘中已经破烂了。因为几个月没有洗过澡，一头乱发乱云飞渡、怒发冲冠。相信身上的味道也是与众不同，疲惫的眼神却依然单纯热情，可能是牛仔衣上密密麻麻的名字引起了浪舟的注意，他很快就站在了张扬的面前。

“兄弟！做啥子的？衣服上的名字是哪个意思嘛？”（四川方言：做什么的？什么意思？）

张扬4月从家乡的小城离家出走，到今天的9月中旬，已经行走江湖近半年了。一路上见多了这种好奇的人，一问一答中已经形成了套路。在藏区见到陌生的藏族人，尤其是骑着大马，腰带上插一把大藏刀的陌生人，首先微笑着双手合十，眼光注视着他，说一句：“扎西德勒！”然后朝拉萨的方向一指：“阿弥陀佛！拉萨！”马上就拉近了彼此的距离。因为藏族人敬佩一路磕着长头进藏的朝佛者，对张扬这个要走路去拉萨的半吊子冒牌信徒也就高看了一眼，所以在藏区一路通行无阻。男儿口大吃四方，见帐篷就钻帐篷，见糌粑就揉糌粑，见酥油茶就喝，见青稞酒就猛往嘴里灌，见藏族人男男女女围在草原上“耍坝子”，跳起了欢快的“锅庄”，就凑过去入乡随俗，大跳三脚猫般的霹雳舞，那两下太空步飘来荡去，有时也把入哄得一愣一愣的，跌跌撞撞中就走到了当雄。如果在路上遇到汉族人，就说要走遍中国，西藏只是途径的一个驿站，从黑昌公路进，在布达拉宫前感叹一番，然后从川藏线出，进入云南，北上昆明，南下版纳，直指两广，踏上海南，在海口听风，在三亚洗澡。晃晃悠悠中就来到了万泉河，拽两句《我爱五指山》，温温暖暖就度过了冬天。春暖花开的时候就到了改革开放的桥头堡深圳。在深南大道上看看如梭的车流，在锦绣中华逛逛各地的名胜。进两湖，去上海，沿着海岸线就到了山东半岛。品品海鲜，吃吃煎饼，也就来到了中原。再北上，就到了伟大的首都，再北上就出了山海关，进入了黑土地。然后在一个叫漠河的小村子，欣赏着北极光就想起了遥远的西藏。想着想着就潸然泪下，想起在路上，有一个热情的汉子，尽管也不是多富裕，却豪情万丈，请我这个浪迹天涯的流浪人大块吃肉，大碗喝酒。如今他在哪里呢？如今他还过得好吗？

一番宏图大略，侃侃而谈过后，就直视着这个对你感兴趣，问这问那，尽说些肤浅汉语的人，深情款款地说一句：“我一定会想那个请我喝酒吃肉的好心人的！向毛主席保证！我会想他的。哎！别说！他会不会就是你啊？真有缘分啊！这荒山野地的，我们怎么就会相见呢？”这个偶遇的有缘人不管他是干什么的，八成就变成了《水浒传》里的柴大官人。于是，至少吃喝就解决了，

侃得更加投缘，也就成了朋友，一辈子都会想起的朋友。

此时，这个叫浪舟的重庆人就和张扬有缘，张扬对着浪舟哈哈一笑，心里说：“今天的饭有着落了。”

果然，当浪舟听说张扬是要徒步走遍中国时，大为敬佩，马上就成了柴大官人。浪舟对着正干活的几个民工说：“兄弟伙！好好干哈！哥子有事情先走了，等哈儿（四川方言：一会儿、等一下）再转来，可不敢偷懒呦！”

说完，把张扬和摇三轮车的晓行热情地带到了一家西北人开的小饭馆。

1993年的当雄，说起来是一个县城，可是却小得可怜。一条柏油路，也就是青藏公路，直直地穿过，路两旁是几排简陋的土坯房，只有政府和邮电所好像是砖瓦结构，其实就是一个村庄。人也很少，几排土坯房子出租给了天南海北来西藏淘金的外地人。甘肃、青海的回族人和四川人居多。回族人经营的是揪面片、炒面片、粉汤、大饼子，牛羊肉等。四川人就是川菜了，也有担担面。一家杂货店门口摆着几张破旧的台球案子，几个年轻的藏族人在大呼小叫地打着台球。

不知为什么，浪舟没有带张扬和晓行去品尝川菜，却来到了这家西北人开的小面馆。可能是见到张扬身材高大、满脸的风尘，是甘肃西北人的缘故吧。进了门，不大的屋子里，摆着四张破旧的桌子，桌子上摆着盐罐子、醋罐子、辣椒罐子、一个罐头瓶子里插着一把筷子，一个小纸盒子里放着几瓣大蒜。

张扬和晓行在简陋的凳子上坐好后，浪舟对站在一旁的西北人说：“老板！来三个大碗的粉丝汤，十个花卷，三瓶啤酒，再拌一盘黄瓜。好了，快些哈！”

浪舟吩咐完毕，对张扬和晓行说：“初次见面，不成敬意，简单了些。莫怪！莫怪！”

张扬和晓行说：“感谢！感谢！”

西北人把三瓶杂牌子的啤酒和三个玻璃杯摆在了桌子上，然后打开啤酒，倒入三个玻璃杯中，说：“各位先慢慢喝。”转身进了里间厨房去忙活了。

张扬、晓行和浪舟三个人就开始喝着啤酒聊天。一会儿，一盘凉拌黄瓜端了上来。

浪舟和张扬年龄差不多，重庆人耿直，一杯啤酒下肚，话匣子就打开了。浪舟准确地说不是重庆市人，而是重庆下面的一个叫綦江县的。綦江县下面的一个乡，乡下面的一个村，快跟贵州接着了，实际就是农村人。对外说是重庆人，重庆很大，说出来气派，心里底气足点，也就是让一些以衣冠取貌的人瞧得起些。浪舟初中毕业没有考上高中，也就不上学了。开始跟着堂兄混社会。堂兄当过兵，转业后干泥瓦匠的活，手艺还不错。在西藏的四川人（当时重庆市还属于四川省）又多，老乡串老乡，就来到了西藏，跟着一个包工头走遍了

藏北的角角落落，觉得西藏找钱容易，就把浪舟也带了出来，现在当雄包了个小工程干。也是一个四川人，当兵转业后到了当雄县公安局做了一个警察，觉得当雄饭馆太少，就把转业费掏出来想投资一个川菜馆子，盖房子的活就包给了浪舟的堂兄，浪舟就在堂兄手下做了个监工，倒也轻松。

浪舟瘦高瘦高的，初次见面感觉很热情很耿直，细细品味却觉得豪爽的外表下掩藏着一丝狡黠的意味。张扬忽然有这种感觉是因为浪舟长了一只鹰钩鼻子，稍稍有些向右歪斜。张扬盯着浪舟的有些歪斜的鹰钩鼻子，内心隐隐地不安。这很奇怪，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一种不实诚的感觉。张扬暗想：“看来我和浪舟虽然萍水相逢，却不会见过就忘。虽然尽是他乡之客，行踪不定，却也有再见的时候，可能，就在拉萨。”

浪舟详细听了张扬和晓行的壮举，豪情万丈，当即就从口袋里掏出一个记账的小本子和一支钢笔，把他原来的有点土气的名字改成了“浪舟”。意思是也想学习张扬和晓行，成为“浪迹天涯的一叶小舟”。张扬看了看小本子上的“浪舟”两个字，心里想：“浪舟虽然初中毕业，却写得一手好字，有那么一点隶书的味道，硬硬的。”

浪舟对台湾演员秦汉主演的电影《汪洋中的一条船》情有独钟。说起秦汉和影片情节，滔滔不绝：“我真是太爱郑丰喜了，不管在什么情况下，脸上永远是灿烂的笑容。”说完，看了看晓行。晓行是重度小儿麻痹症，双腿不能站立走路。因此只能坐在三轮车上，摇着走进了西藏，晓行的梦想是摇着三轮车走遍中国。在那曲的大街上，张扬和他相识，就一起搭伴往拉萨走。晓行手里把玩着玻璃杯，被高原紫外线晒得黑黑的脸上看不出喜怒哀乐。他猛地把杯中的啤酒喝完，淡淡地说：“我也是汪洋中的一条破船。”一颗晶莹的泪珠无声地滴落在啤酒杯里。他抓起啤酒瓶，把空玻璃杯倒满。又说：“我命中注定就是这样了，只要按着自己的心意做事，也就无所谓了。”然后轻轻叹了口气：“假如能让我站起来三分钟，第一分钟，我要尝尝走路的滋味；第二分钟，我要去拥抱我的父母；第三分钟，我要去寻找我心爱的姑娘。”又是一滴泪无声地滴落。

张扬一仰脖子，一杯啤酒倒进肚里，说：“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又有谁不是汪洋中的一条破船呢？”

热气腾腾的粉丝汤和刚出屉的花卷端了上来。张扬、晓行、浪舟三个人一碰杯。晓行说：“山谷里寂寞的野百合花也有春天。只有残缺的肢体，没有残缺的人生。”叮当一声响，三人把剩余的啤酒喝完，开始吃饭。

这是张扬记忆中最深刻的一顿饭，因为一直处于饥饿之中，淡出鸟来的胃竟然不知饥饱，拳头大的小花卷十个不够，又上了十个。张扬整整喝光了一大

碗粉丝汤，吃进去了十个花卷。晓行六个，浪舟四个。浪舟的粉丝汤没有喝完，剩下了。张扬松了一扣皮带，摸着圆鼓鼓的肚皮，深深地吐出一口气：“终于吃饱了。”

浪舟目瞪口呆地盯着张扬，像瞧着一个怪物。好半天，伸出大拇指，说：“你真牛逼！吓死人啦！”

吃饱喝足，天也差不多快黑了，小小的街道上人更少了。不知怎么回事，竟下起了雨。一辆满载着货物的东风大卡车，在雨中打着两股雪亮的大灯，吭吭哧哧地在青藏公路上跑着，因为缺氧，发动机虽然吼得响亮，速度却很慢，蜗牛爬行一般。

浪舟回到盖房子的工地，交代了几句，就非要跟张扬和晓行一起去当雄兵站。张扬和晓行决定晚上就住宿在兵站。住在兵站安全干净，感觉心里有底。

兵站领导看到张扬和晓行一个走路，一个摇三轮车，大老远的去拉萨，挺不容易的，善心大发，免费让张扬和晓行住在兵站招待所。张扬和晓行千恩万谢的心情就不必说了。宿舍挺宽敞，上下两层高低床，有八个床铺，和张扬上大学时住的屋子一样。床铺上是叠的四四方方，棱棱角角的崭新的军用被子，一看就神清气爽，在这样的床上睡一晚，睡眠质量一定高。

看好了房间，张扬又跟兵站领导商量，说今晚要看一个重要的电视节目，那就是2000年奥运会是否会花落北京。张扬走路就是打着为奥运会宣传的旗号，晓行三轮车上插着的两杆大旗中，有一面也是印着支持北京申奥。领导非常理解张扬和晓行，说跟岗哨说一声，看完电视你们回来住就是了。兵营晚上10点熄灯，天黑，你们记着带上手电筒。张扬和晓行心里感慨：“真是好领导啊！”晓行爬上了他的三轮车坐好，张扬在后面推着走出兵站大门。

在门口，张扬和晓行心有灵犀，齐声唱了一句：“金珠玛米亚古都！亚古都啊亚古都！”门口的哨兵对着张扬和晓行微微笑着，眼神温柔。

天很快就黑透了，雨越下越大，小县城一片寂静。两排简陋的房子在夜色中黑乎乎的，要不是几家小饭店的门口挂上了汽灯，竟是一种凄凉的感觉。浪舟在一家饭馆门口站着，雨夜中，瘦长瘦长的影子晃动着，很孤独的样子。这是一家川菜馆子，就在下午吃粉丝汤的西北人饭馆的对面。这家小川菜馆子里有一台黑白小电视，川菜馆老板是一女的，也是四川人，长相一般，30多岁的少妇，却是很泼辣的样子。浪舟看来跟她很熟，开着不咸不淡的玩笑。张扬、晓行、浪舟围坐在一张小饭桌旁，没点什么菜，就要了三瓶啤酒，两包有些发霉的五香花生，一包同样有些怪味的五香瓜子。啤酒满上，看着小黑白电视里的无聊的节目。时间还早，投票结果要半夜才出来。正看着聊着，老板娘说话了：“要好久有结果嘛？11点整个县城就停电了。”张扬和晓行大吃一惊，11点停电，那就看不到结果了，赶紧和浪舟商量怎么办？最后决定去找供电所，

看能否延长到电视节目结束。好在县城实在是太小了，在雨中走了没有多久，就找到了供电所，找到了供电所领导的家。幸运，又遇到了通情达理的好人。领导说你们放心，保证让你们看完节目。从供电所出来，觉得不放心，又冒着雨找到了县广播电视局，找到了局长家里。局长是一个豪爽的康巴人，听完情况说明，拍着胸脯保证不会中断播出，还热情地让三个人喝酥油茶。

事情都办妥了，张扬、晓行和浪舟缓缓走在空无一人的青藏公路上，雨水把全身几乎都淋透了，却没有丝毫的凉意。93年的当雄小城，那个雨夜，人们都是那么淳朴善良，让年轻的心感到温暖。

回到小川菜馆，老板娘赶紧泡了三杯浓茶。张扬、晓行和浪舟喝着茶水，继续看着小电视。终于，到了宣布结果的时间，主持人陈佩斯的光头在屏幕上晃动着，和在现场的观众一起大声数着倒计时。最后结果出来了，不是北京，是悉尼。

张扬沮丧地盯着屏幕，心忽然空落落的，估计晓行和浪舟也一样。节目转播完毕，电就停了。张扬推着晓行的三轮车，浪舟打着手电筒，脚步沉重地回到了兵站。站岗的士兵握着半自动步枪，静静地看着三个人走进大门，没有说话。兵站招待所静悄悄的，今晚没有部队车队到来，院子显得很空旷。雨渐渐地停了，天空像是洗过一样，清亮高远。一簇簇的星星眨动着，像不可知的神秘的眼睛，居高临下，注视着尘世的喜怒哀乐。

张扬、晓行和浪舟轻手轻脚地进入房间，简单收拾了一下，就躺在了床上。一夜无话，睡得很沉很沉，没有梦来打扰。

第二天醒来，张扬舒服地伸了个懒腰。恍惚间，竟然不知身在何处？

早饭是在昨天晚上收看电视的小川菜馆吃的。老板娘早已熬好了浓浓的稀饭，稀饭、包子、泡菜，可口实在。

吃罢早饭，张扬和晓行向兵站的领导告辞，并再三地表示感谢，说了许多暖人心的话。领导也说：“欢迎你们再来！年轻人，好精神！有老西藏人的那股子劲。”最后依依惜别。

浪舟激情澎湃，说当雄的房子盖好后就来拉萨找张扬和晓行，大约十天，在布达拉宫对面的“庄园”川菜馆见面，又写下了老板的姓名，大包大揽地说：“老板是我的朋友，有什么困难找他，没得问题！”

又是依依惜别，彼此珍重！然后，张扬就又和晓行朝着拉萨的方向前进了。

“庄园”川菜馆就在布达拉宫的对面。布达拉宫对面是一排简陋的房子，全部都租了出去。租户大部分是四川人。（当时拉萨的四川人居多，今天也一样。四川人能吃苦，就是中国的“吉普赛人”，为了赚钱，漂泊四方。张扬对他们充满了敬意。）除了四川人。陕西人，山东人也不少。他们大多做些小本

生意。开饭馆、摆小摊、蹬人力三轮车、卖菜、开小舞厅，也有包工程的。

张扬拿着浪舟写的字条，走进了“庄园”川菜馆。门面不大，进门左手就是收银台。收银台里靠墙摆着一排架子，上面摆放着一些白酒、饮料、香烟之类。架子上专门空出了一个格子，供奉着红脸的关公。大厅大概有十几平方米的样子，摆了四张圆桌，上面铺有钩针勾出图样的白色桌布，后面还有三间不大的雅间。不是饭点，大厅里没有客人。

“请问陈忠在吗？”张扬问了一句。没有人答应。

张扬走到里面的一间屋子，好像是厨房。隔着布帘子，听到了说话的声音，一口四川话，很好听。

张扬掀开了帘子，就看到了一男一女两个人。男的听到张扬的声音，抬起了头。他30岁左右，但比较显老，头发稀疏，却梳得很整洁，向后背着。头发上面抹了摩丝，一股绿丹兰的味道。脸面瘦，颧骨高，尤其一双眼睛，心事重重的样子。鼻头肥大，鼻翼下垂不露孔。此时，这个叫陈忠的老板正蹲在地上，在给一只老母鸡褪毛。旁边的女人在择菜。女人穿着朴素，身材不高，眼睛不大，脸上胖墩墩的，一脸的福相。

陈忠把老母鸡放在地上，站了起来，拍了拍手，抖落了几支碎鸡毛。

“我就是陈忠，请问找我有啥子事？”

张扬更仔细地看陈忠。他个子不高，1.70米左右，体型偏瘦，穿着一身深灰色的西装。

“啊！陈忠你好！我叫张扬！是当雄县的浪舟介绍我过来找你。”张扬把浪舟写的字条递了过去。

陈忠接过字条，扫了一眼，说：“浪舟是哪个？我不晓得。你找我有啥子事情嘛？”

张扬一愣，随即明白了。张扬说出了浪舟原来的名字。

“噢，杨家娃儿。咋个又叫‘浪舟’呢？”陈忠摇了摇头。

张扬看陈忠没有想象中的热情，就说：“没有啥事情，过来看看，浪舟让我向你问好。”

看来浪舟的脸面在陈忠眼里似乎没有张扬想象中的那么大。张扬想了一下那个正在当雄县城盖房子的大包大揽的年轻监工，轻轻摇了摇头。

“噢！谢谢你了！”陈忠依旧不冷不热。

“噢！外面坐嘛？”陈忠才想起厨房不是说话之地，把张扬请到了大厅，然后泡了一杯茶。

“你是做啥子的，跟杨家娃儿是咋个认识的？”陈忠问张扬。

张扬就把自己的情况简单地告诉了陈忠。

陈忠听说张扬是走路来到拉萨的，态度大变，脸上开始洋溢着笑意。

“这个陈忠也是耿直人，胸无城府。看来浪舟和陈忠的关系并不像浪舟表

白的那样铁。”张扬心里想。

“我是大邑县的，安仁镇。当兵的，跟杨家娃儿的堂兄认得，他堂兄来我这里吃过几次饭。”陈忠话多了起来。

“我知道大邑，有个地主庄园，里面有水牢。有个恶霸刘文彩。”张扬说。

“啥子恶霸！假的！刘文彩在我们大邑安仁口碑好得很！”陈忠愤愤不平。

陈忠从西装的上衣口袋里掏出了一个黑皮夹，打开皮夹，取出了一张3寸黑白照片。

“这个就是刘文彩！哪里像恶霸嘛？”陈忠对张扬说。

张扬把照片拿过来，托在掌心，仔细观赏。

这是一位60岁左右的人，头发灰白，脸型瘦长，双眼皮，最突出的特点就是颧骨奇高。感觉就是一个大乡绅。张扬把照片还给陈忠，有些迷惑，不知道陈忠怎么会有刘文彩的照片。这个陈忠和刘文彩有什么关系？

“那场大革命，好多宣传都是假的。”陈忠成了愤青。

“你的生意好吧？”张扬转过了话题，不想谈论革命运动。政治就是妓女，谁逮住谁蹂躏一把。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什么是对？什么又是错？那些高高在上的神仙们，总想着教育这个，教育那个，其实最该教育的恰恰是他们。神仙打架，百姓遭殃。兴，百姓苦。亡，百姓苦。什么时候把这些神仙们关进了笼子里，这个世界就清净了。在有限的生命里，还是少折腾老百姓吧。

“马马虎虎吧，刚开张不久。过得去。”陈忠一边说，一边把照片小心地放回黑皮夹子，揣进了西服口袋。

“浪舟说他大概过十天左右来拉萨。我们约好了在你这里见面。”张扬说。

“噢！好的！”陈忠的语气又不冷不热了。

“看来浪舟和陈忠也就是普通朋友，没浪舟吹嘘的那么火热。长了鹰钩鼻子的人果然不太实诚。”张扬又在心里品味了一下浪舟。

张扬看了一眼腕上的手表，快2点半了，就对陈忠告辞。陈忠的老婆一直在厨房忙活，就没有打招呼。

人行道上，晓行坐在三轮车里，已经等得不耐烦了。他腿脚不方便，就没有进来。

张扬又向陈忠介绍了晓行。陈忠又是大吃一惊，感觉摇着三轮来到拉萨就和走路来的一样，毅力虽好，神经却不太正常。

张扬、晓行、陈忠，三个人一起照了张合影，又单独照了几张，背景都是布达拉宫。

告别了陈忠，张扬和晓行一起向西藏电视台走去。西藏电视台就在布达拉宫对面靠西一点的位置，离陈忠的“庄园”川菜馆几百米的样子。张扬后背背着一个大牛仔包，左手拎着一个小牛牛仔包，右手拄着打狗棍，头上一顶破旧的草帽，又恢复了流浪汉的状态。晓行摇着三轮车，两杆红黄颜色的大旗猎猎

飘荡。

快到电视台门口，晓行忽然扭捏起来，似乎有话对张扬说。

张扬盯着晓行的眼睛，微微笑着，等着他开口。

“张扬，我想了一下，还是我一个人进去的好，你就别跟着了。从那曲到拉萨，走了十天了。暂时分开一会儿，等电视台采访完，咱们再见。”

晓行说完，眼睛躲躲闪闪的，好像很不好意思。

晓行终于说出口了，真不容易。张扬明白晓行的意思，因为张扬也是走路来到西藏拉萨的。（在1993年的拉萨，还没有像现在这样大批的驴友们五花八门的进藏方式。）徒步走进西藏的人也有一定的新闻价值。而晓行是摇着三轮车来到拉萨的，况且又是残疾人，也有新闻价值。两个人都有新闻价值，矛盾就出现了，你说该采访谁？该宣传谁？该突出谁？况且一起从那曲到拉萨走了十天，如果电视台的记者知道，就显示不出一个残疾人独自克服了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独自完成了来到拉萨的所谓壮举。这里有个关键词，就是“独自”。

张扬完全理解晓行的想法，作为残疾人，他比张扬更需要媒体的帮助。更需要借助媒体的力量使他以后的旅程少一些阻力，多一些实际的利益。

理解归理解，可是张扬仍然觉得很别扭。这么赤裸裸地说出来，倒是挺耿直，不拖泥带水，但是伤人心。

“还是推你进去吧，你腿脚不方便。”张扬坚持了一下。

“采访你就可以了，我不说话，我去拉萨电视台就可以了。”张扬又说。

“还是我一个人进去吧，你可以在外面等我！”晓行说。神态又恢复了自然，黝黑黝黑的脸上看不出冷热。

“行！那你进去吧！后会有期！”张扬说。

因为年轻，又心高气傲，受不得半点委屈，张扬连手都没有握，就和晓行分了手。

人啊！张扬对只可共患难不可共享福又有了一层理解。

张扬又独自回到陈忠的“庄园”川菜馆，找到陈忠，向他打问西藏大学的位置，准备联系讲课的事情。

“晓行呢？你不是和他一起去电视台了吗？”陈忠问。

“反正已经到拉萨了，他自己去就行了。我要去西藏大学。”张扬说。

可能语气中带着一种情绪，陈忠感觉到了张扬的不高兴，摇摇头，却什么也没有说。

按照陈忠的指点，张扬向金珠东路走去。西藏大学就在那条路上，在拉萨大桥旁边。

1993年的金珠东路很简陋，路边有些树，两边基本都是破旧的平房，没有什么高大的建筑，就像一个乡镇。其实当时的整个拉萨城除了布达拉宫金碧辉

煌，高高在上之外，基本没有什么高层建筑，都是些低矮的平房。连西藏电视台也是刷了白灰的土坯围墙后那么简陋的几排平房。去西藏大学的路上，张扬看到了一所中学，铁门边的石柱上挂着一块破旧的漆皮斑驳的木牌子，上面写着：“拉萨市第八中学”。

看到这个牌子，张扬忽然改变了主意，决定还是到这所学校联系一下。中学演讲一般都是全校学生参加。人多，场面大，显得对张扬的活动充分重视。电视台拍摄起一些画面来好看些。最重要的是，张扬已经身无分文了，需要补充一些金钱。如果讲的好，学生反响强烈，校长一般会给 100 到 200 元的赞助费。当然张扬从来没有提出过要钱，完全凭自愿。如果一分没有，张扬也能接受，没有怨言。

张扬背着大包，迈进了铁门旁边的一个小门。门卫是一个老人，抬起头看了看张扬，什么话都没有说。张扬有点奇怪，却不知道为什么。

张扬直接找到了校长。校长是一个藏族女人，仔细听了张扬的介绍和要求后，非常热情，豪爽地答应了讲课的事情。定好明天下午 3 点开始报告会。张扬握住校长的手，满怀真情地说着扎西德勒！走出校门，张扬很感动，心中暖洋洋的。趁热打铁，张扬抖擞起精神，向行人问清楚了拉萨电视台的位置，就大步流星地向桑钦东路走去。拉萨电视台就在那条路上。金珠东路向东走到头，就见到了拉萨大桥。丁字路口向北拐，就看到了钢铁搭建的细高细高的转播塔，拉萨电视台就在前面不远处的右手边。

张扬一阵高兴，加快了脚步。电视台的门卫依旧很热情，热情指点了新闻部所在的房间。在新闻部，张扬向主任介绍了自己的情况。主任很感兴趣，说明天下午 3 点一定准时派记者过去采访。张扬又是发自肺腑地连说了几遍扎西德勒。（事情办得如此顺利，现在想来，是因为 90 年代初的拉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还非常淳朴，没有内地人那么多的弯弯绕。另外就是当年走路去拉萨的人还非常罕见。不像今天，走路的，骑自行车的，骑摩托车的，驾越野车的等等，多了去了。每年的旅游季节，北京东路上一个叫东措的旅馆，一群一群的，全是风尘仆仆的驴友。已经见多不怪，丝毫没有新鲜感了。如果今天一个骑自行车或者走路去拉萨的驴友找到电视台要求对自己的所谓壮举进行报道，电视台的记者们多半会认为此人真是小题大做，这么简单的一项已经普及的户外运动还要上电视，作秀吧！想出名想疯了吧！多半没有了当年对待张扬的热情。所以张爱玲说得好：出名要趁早啊！要趁早就去做别人还没有想到或者想到了不敢去做的事情。老是跟在别人屁股后头，轮到你，黄瓜菜早凉透了。）

今天运气不错，一切顺利，对晓行的那点淡淡的不快也烟消云散了，也不知道他情况怎样？事情是否办得顺利？张扬看了看表，快 6 点了。还早，干脆

去拉萨河边看看吧！

向前走了不远就到了拉萨大桥。顺着引桥的台阶，就到了拉萨河边。拉萨河清澈见底，静静地流淌。太阳懒洋洋地挂在西边，已经没有多少力气了。河边有几对年轻的情侣，估计是西藏大学的学生。西藏大学就在拉萨河边，围墙被好事者扒开了一个大口子，方便青年男女进进出出。张扬解开背在身上的大牛仔包放在地下，小包也放在了地下。然后就双手拄着打狗棍，望着拉萨河水发呆。此时的张扬感到非常的孤单，非常想念那个在遥远的北国拒绝了他的爱情的女孩儿。张扬多么想把她抱在怀里，多么想吻吻她，多么想一辈子爱她啊！想着想着，眼泪就流了出来，心空落落的无所寄托。有那么一会儿，张扬非常奇怪怎么会站在这里？再回首走过的路，已经恍若隔世了。

不知不觉中，天已经要黑了，肚皮咕咕直叫。张扬拍拍空空的口袋，苦笑了一下。他打开小背包，取出里面的一个塑料袋子，还有一些糌粑可以充饥。他又取出小茶缸，更近地走到拉萨河边，蹲下身子舀了半缸子河水。他把糌粑倒了一些在缸子里，然后像藏族人一样，伸出中指搅拌起来。很快就搅拌出了一块糌粑团子。张扬掰下一块放进嘴里，口腔里激灵一下，像一个破碎的梦，凉飕飕的。张扬一块一块地把糌粑放进嘴里，咀嚼得很仔细。心渐渐平静下来。拉萨河水哗哗地流着，声音很好听。

1993年9月29日的夜晚，拉萨河边，一顶小小的帐篷支了起来，24岁的张扬钻进帐篷，静静地躺在睡袋里，做着他的梦。

第二天下午3点，演讲准时开始，拉萨电视台记者的摄像机也已经架好。《青年报》《拉萨晚报》的几个记者得到消息也来了。面对着主席台下鸦雀无声的数百名中学生，张扬激情澎湃，口若悬河地讲了近一个小时。中学生们掌声雷动。

张扬最后说：“许多年以后，当你们走进社会，在你们各自的人生旅途，遇到一些困惑苦恼时。也许你们能够偶然想起，在你们还是少年时，有一个人从遥远的内地走路来到拉萨。因为冥冥中不可知的一种力量的牵引，我们有缘相识。在这个离太阳最近的地方，他有幸给你们讲过几句年轻人豪情万丈的梦话。并且这几句梦话在漫长而苦涩的旅途随着你们人生阅历的增强忽然间就理解了，忽然间就会有一种抑制不住的冲动想放声大哭。当然，这会是在许多年以后了。许多年以后，这个人那时就不存在了。但他会在一个没有时间也没有痛苦的宁静的地方听到这酣畅淋漓的哭声。毫无疑问，他一定会听到，就像一个小小的婴儿儿刚刚离开了母亲的身体时所发出的那种啼哭。那么纯粹，那么柔软，那么本质得让人心痛的声音。他和你们一样曾经用毕生的力量小心呵护